

敢于抢婚的男人是一些敢爱敢恨、敢作敢为、敢于负责的男子汉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强盗、流氓。

纳西族婚俗 丽江独一无二的风情

纳西族男女社交大都在节日期间进行，男女青年相识后，通过媒人撮合，双方家长合完八字，男方就请媒人送给女方茶二婚礼上的小花女筒，糖四盒或六盒、米两升，有的地方还要加上碗盐两个，以示山盟海誓，算是订婚。订婚时要摆订婚宴，婚礼要进行三至五天，届时男女双方都要置办酒席。席上分上八位、下八位，均由新郎跪请客人入座，然后奏乐上菜，上至第三道菜时，主婚人敬酒；第五道菜时，新郎、新娘向客人敬双杯酒。宴毕主人及亲属要站在门外送客。



纳西族结婚

抢婚

在部分纳西族地区，仍存在着一种“抢婚”遗风。纳西抢婚是专属于男方的一种行为。抢只是一种形式，实际上男女双方早有爱情基础，但因贫穷，送不起礼钱，不能明媒正娶；或因为女方家中不同意，另许人家。于是，双方约定，以“抢”掩人耳目。纳西语称抢婚为“命实”，意为“牵姑娘”或“拉姑娘”，没有强迫的含义。笔者幼时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：男方组织人去抢婚，女方尚蒙在鼓里，大叫大喊：“我是×村×人的媳妇。”而男方却在后面大叫：“我正跟在后边哪。”女方虚惊一场，原来是自己的如意郎君做的恶作剧。一般来说，敢于抢婚的男人是一些敢爱敢恨、敢作敢为、敢于负责的男子汉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强盗、流氓。

抢回的姑娘，进大门时被迎头泼一盆清水，就算是洗头结婚，没有再跑回去的规矩了。

虽然，抢婚对当事人来说，没有强迫之意，而只有半推半就，掩人耳目。但对被抢者的家庭来说，确有强迫就范、强加人意的意思。所以抢婚发生后，女方家族必定到男方家中兴师问罪。多数情况下只是做做样子而已，但也有引发家族械斗的，亲家变为仇家的。在这种关键时刻，纳西姑娘的勇敢执着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面对父母亲人的刀斧和怒骂，她挺身而出，挑明是自己愿意，自己喜欢，要杀要刚与男方无关。这时候，再凶狠的父母也只有自认倒霉，败退而归，至多当场宣布不认这个女儿，警告她永远别踏进家门。但这只是一时之怒，儿女亲情总会溶化胸中块垒，到头来还是言归于好，大家又和和睦睦、亲亲热热地生活在阳光明媚的玉龙山下，只是给爱议论他人是非之人的嘴上多了一份谈资。



纳西婚俗



跑婚后无奈的女方父亲

跑婚

跑婚是专对于女子而言，纳西语称“命兴各道”，意为姑娘主动到男方家中成婚。跑婚者有自己的意中人，但由于父母不同意，或给她另择婆家等原因，自己采取主动，使婚姻变成既成事实。跑婚是一种秘密行动，有双方事先约好的，也有女方一怒之下临时决定的。或趁上街、跳舞之机去跑婚；或密谋策划，谨慎行事的。一旦跑婚成功，男方家长中便请族中长辈，主动到女方家赔礼道歉，请求女方父母宽恕，承认这桩婚事。这种说客极善于言辞，且具威望，既要充分肯定女方的好人品，又要适当表现男方才貌相当，极力推崇这桩既成婚姻为老天安排的美满姻缘，谁拆散都是罪过之类。这时候，女方父母情知无奈，木已成舟，生米做成熟饭，但碍于面子，一般要表示极大的愤慨，摆出不可通融的样子。有时还会提了斧子到男方家中寻衅闹事。但通常情况下，父母们总要考虑到现实，在闹过以后，给予默认、追认。因为父母们知道，对任性的女儿不加理睬，便会降低女儿的身

价，同时也降低自己的身价，会被人瞧不起，女儿要受人欺负。所以，他们要利用对方道歉的有利机会，或指使母亲暗中来往，承认这桩婚事，并补办婚礼，以示明媒正娶。当然，在这一过程中，男人们总要扮演僵硬的角色，他们是权力与尊严的象征，永远不可侵犯。

由于这些原因，跑婚者只带一点换洗衣服，似乎全然不顾，一走了之。但事后，该给她的陪嫁物，一样不会少，亲家依然是亲家，姑爷更是岳母的掌上明珠。而民间舆论，对跑婚者非但不轻视，反而视为勇敢者。新婚夫妇自然更珍惜他们奋斗得来的爱情，所以，跑婚一般以良好结局告终。

从社会学的角度看，像丽江这样一个婚姻不自由的地方，跑婚比殉情是一个进步。它不仅使非法婚姻合法化，而且对社会更具挑战性和积极性。因为殉情的勇敢仅仅是对生命的藐视，而跑婚的勇敢是对权威和传统的挑战。这一反抗行为，对于视死如归的纳西女人来说，只不过是念之差而已。文图据网络

十一 老丧(12)

随着魏老罐“杠子上肩”一声呐喊，搀扶陆传仁的忙客就提示陆传仁在早为他准备好的块砖上捧盆子。陆传仁就痛哭着将“牢盆”举起，猛一下用力向砖上摔去。只听“叭”一声响，瓦盆被摔得粉碎，盆碴向四外迸去。抢盆碴的人们就哄抢起来，抢到手的十分欢喜，没抢到手的则表情失望。

魏老罐吆喝一声：“起灵喽！”八个杠夫一同起杠。吹鼓手们鼓乐大作，孝子们的哭声也达到了高潮。

棺材和架子加在一起，重量够沉的，八个壮汉抬着都很吃力；但棺材一旦被抬起来，不到路祭的时候是不能放下的，因此，每个杠夫身边都有一个时刻准备换班的人，一旦抬杠的人撑不住了，另一个人就要立即换他下来，保持棺材继续前进。

麻臭怕杠夫脚下一旦碰到了沟沟坎坎会被绊倒导致棺材落地，便在杠夫队伍外边不时地朝杠夫们提醒着：“慢步走迟，小心脚下。”

两个抬着准备路祭用的供桌的忙客紧跟着，供桌上供着陆忠德的牌位，牌位前是燃着三炷香的香炉，香炉前是一桌丰盛的供品。紧随其后的就是男孝子、女孝子、灵柩、送葬的亲朋好友。

灵柩快要出村的时候，魏老罐命令杠夫

长篇连载

商丘风情



刘秀森

们把灵柩放下，让整个队伍都停下来，举行路祭。

路祭是在村里对死者的最后一次祭悼，也是最隆重的一次祭悼。麻臭指挥忙客把供桌放在地上，把酒壶、酒杯放在桌子上，在祭桌前面放一个装满麦秸的长长的布袋，供祭者上香、献酒跪祭时用。

路祭由孝子们先祭，男女孝子哭着先朝供桌上陆忠德的灵牌磕三个头，然后由陆传仁代表所有的孝子上前，跪在布袋上给父亲上香、献酒。之后再回到孝子队伍里，带领孝子们再次给父亲磕三个头，在大总的指挥下退到一旁，跪地痛哭着恭请客人们行祭。

亲戚路祭的顺序和在家烧最后一遍纸的顺序相同，由陆传仁舅舅家的人先祭。陆传仁的表弟张子善带领大家在祭桌前站好，作揖后跪地磕三个头，张子善站起，其他人仍然在地上跪着。张子善走上前，单腿跪在布袋上，主持仪式的魏老罐先将一根点着的

香递给他，他双手捧接在手，向天空举一下，交给旁边专门代劳的忙客给插在香炉里……如此进行了三次，魏老罐便捧着一只斟满酒的酒杯递给张子善，张子善双手接了，朝天空举一下，然后把酒洒在地上……如此三番，便起身回到原来的位置跪地，带领大家再向陆忠德的灵牌磕三个头，一同起身作揖后，便哭着奔向陆忠德的灵牌，奔到祭桌前跪下。麻臭就在一旁高喊：“孝子谢客。”客人们便停下哭站起来，躬身朝向孝子们。孝子们向他们叩头相谢，他们还礼后便离开祭场，接着便是下一家亲戚行祭。

俗话说“一里不同俗，十里隔规矩”，各家亲戚居住相离较远，各种规矩和风俗也有差别，路祭的程式也不一样。接下来，亲戚们都按自己的规矩和风俗行礼，有三拜九叩的，有三拜六叩的，也有十八拜的，各种各样，五花八门，整个过程成了多地路祭仪式风俗的大展示，村人们看着很觉新鲜。

路祭结束，麻臭带领陆传仁来到祭桌前，让陆传仁把陆忠德的灵牌抱上，然后回到孝子队伍中去。魏老罐吆喝一声“起棺”，八个杠夫二次把棺材抬了起来。这次抬起，就要一直到把棺材放在墓穴里才能放下，中间只许换人，不准放下停留，如果放下或者因杠夫绊倒导致棺材落地，就是大不吉利。

“出殡”的队伍继续前进，吹鼓手们走在最前面吹奏哀乐，拿社火的紧随其后。充当“撒路钱者”角色的陆忠义的一个外甥抱着一个斛斗，斛斗里放的是用烧纸剪成的圆形的带眼儿铜钱形状的纸钱，每走一段路，“撒路钱者”就要从斛斗里拿出一些，朝空中抛去；纸钱在空中飘飘舞舞地落下，更添了几分悲哀的气氛。传说，“撒路钱”是打发拦路鬼的。人去世后，在赴阴曹的路上会碰到许多饿死鬼上来向他讨钱，就像人间的乞丐，如果没钱打发他们，他们就会拦住路找麻烦。

孝子们一个个披麻戴孝，手拄孝杖，大哭着，躬着腰缓缓向前，走成了长长的一队。数陆传仁夫妇和大菊哭得令人感动。陆传仁一手扶着肩上的引魂幡并抱着灵牌，一手拄着孝杖，趿拉着鞋子，面上涕泪横流，滴在孝服上；眼睛也睁不开了，由两个忙客半扶半架着向前走；肩上的幡纸在他的背后随着他前进的动作死气沉沉地飘摆，似乎在有意地渲染他的悲哀。(110)